

>>指尖上的爱情

六年来网络爱情馆中最打动人心的故事

年度最耀眼作家《一杯热奶茶的等待》詹馥华，**首度撰序推荐**

爱情 声声慢

黄玉慈◎著

我让维尼离开那个被他抢来的

原本属于王靖容的位置

然后看着他静静地从我心里走出

不需要哭泣，最好还要微笑……

云南人民出版社

>>指尖上的爱情

六年来网络爱情馆中最打动人心的故事

年度最耀眼作家《一杯热奶茶的等待》詹馥华，首度撰序推荐

爱情 声声慢

黄玉慈◎著



不需要哭泣，
最好还要微笑……

然后看着他静静地从我心里走出

我让维尼离开那个被他抢来的
原本属于王靖容的位置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声声慢/黄玉慈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7

ISBN 7-222-04117-6

I. 爱...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6481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23-2004-038

黄玉慈著

中文简体字版由法兰克福国际工作室授权出版，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授权，
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在大陆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

责任编辑：瞿洪斌 董郎文清

书 名	爱情声声慢
作 者	黄玉慈著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经 销	上海滇版图书有限公司
社 址	昆明市环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rm.peoplespace.net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0×1230
印 张	6.5
字 数	130千
版 次	200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上海长鹰印刷厂
书 号	ISBN7-222-04117-6
定 价	16.00元

尊敬的读者：若您购买我社的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上海滇版图书有限公司
联系调换

电话：(021)64666373 64454620

华 序

詹馥华

交错的毛线有意无意缠绕出来的，恰恰是一个完整的绵球。看见结束的线尾轻易外露，线头却在层层保护之下隐密地藏绵球中心。捧着玉慈好意送的毛线球，我坐在房间里最安全的角落独处，想像她希望织出的美丽。

手指皮肤和柔软毛线的接触和拉扯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应，让人变得温柔，变得宽容，非常不可思议。

玉慈是个很特别的人。

笑得很真，坚持得义无反顾，任性得可爱，温柔得想让人依靠，数不清的形容词能够运用在她身上，简单地说，只要看得见她的表情或小动作，便仿佛可以轻易揣测她的心思。不过，我以为这样的她反而不太会把真正的自己赤裸裸地呈现出来。她不是一般人定义外露的线头，我说的那是线尾。

潜意识就给人一种“对，我看见的就是你，哈哈我猜对了！”全然的安全感，事实上却有待商榷。认识她到现在为止，我并不以为我了解到的，是真正完整的她，也不希望她把自己全剖开让大众好好检视，毕竟感觉或个性之类抽象的“什么”本来就不太能直接传达，比起来，我还是喜欢出乎意料地睁大眼、翘眉梢，留下经典的惊叹号吧。

只剩下最后一个装满绒毛玩具的小纸箱，就要收拾完毕

了喔，玉慈微笑地顺手抱起说着又补充，整个记忆全都被存放在一个干净的小厅堂了，她轻松地步出，而我站在厅堂中央留恋好一会，回神，带着满足地跟上步伐，走吧！我耸耸肩。这就是我对玉慈的《爱情声声慢》的全部感想。

感觉浅至深，余味淡到浓。玉慈知道我这个人动作连反应都很慢，很容易因为“荧幕保护程式”的关系便莫名其妙地发起呆来，敏感得异常，只有对少数几个老友免疫，而玉慈跟我认识的时间不算长却意外地免疫了，我想，大概是待在她身边的时候总会感到一种特别舒服的自在吧。

她所说的故事跟她的人一样舒服，偶尔还会不可思议地冒出不一样的情绪和心思，感觉真实传达，思绪跟着节奏起舞，我很期待每一个人都能够借着她的文字，慢慢地去认识她。毛线球轻柔地弹进宁静的小厅堂，手指和毛线接触之初，故事从这里开始……



泊 序

李泓泊

作者以李清照的《声声慢》作为小说主题，将自己的感情与生活作了一次总翻整与省思，仿佛她二十多个年头，一直都在“寻寻觅觅”着某样“真诚”。而我们是需要与作者，在这个时间点上停足一下，一同好好检视一下“过往”，怀念着曾经的面貌。我们不得不承认，“过往”有时真是迷人，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一个不小心的闪神，就会溜入了我们的意识，也许只是一个过目、一句耳闻，都容易在心底酸了起来，非得让我们无能为力才罢休，终于在一个年里，我们这才尝到所谓“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这句，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

玉慈并不想真的为那些曾在大学生生活过的人写出一些事，但她朴质的文字叙述，却能让人在阅读时，总会有那么几次，碰撞出些许的惊呼！当时流行的歌、当时大学生活、四周的店面与青山……总是在现时的某个点上，让我们偶尔不自觉地抬头，更潜潜地回温。也许不是人人都能准确地析化自我生命的样态，每个人在生命的过程中，总会有那么几处是破碎、不完整的，我们虽无法明白事情为何会如此，但它就这么发生了，更需要有勇气的，应该是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弥补当时所造成的缺憾，这才是最不应该放过的，得全心去搞懂。

再谈玉慈吧，她就像是拥抱着一股无形的、温和的能量，和你保持最恰当的距离，这会让你永远想起她的暖和，

我还记得，当时就在文大的肃冷之中。

了解玉慈这个人，就会想看看她的小说；而正在看她小说的读者的你们，相信也会有股冲动，想见见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故事写到了这里，也许仍未结束，相信他们仍在这座仓皇忙碌的台北城市里，谈着你我都渴求不到的平凡爱情。在最后，愿以一首现代诗来解读在这篇小说里，当时彼此哀愁的情思。

触 动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彼此

却无法开始

有一点温度正在酝酿

有一些距离是急迫的

翻覆之间

犹豫也长出了思想

在眼神交叠的彼时

此时也狠狠地生成了





01

一月六号 星期三



“车坏了吗？”当我意识到这是句蠢话而想要制止自己的嘴巴继续运作时，它就这么着实脱口而出了！讲什么废话？寒流来袭的一大早，一对虽然没穿着制服但看来像极学生的男女，推着一辆摩托车有些吃力地慢步在上班族熙来攘往赶着打卡的大马路上。买了咖啡瑟缩地在路旁等着绿灯的我，痴呆地望向推着车，离我愈来愈近且不得不从我身旁经过的学生时，愚蠢地冒出这句话！

当他们和我都被蠢话吓到的同时，男孩很有礼貌地笑着问：“不好意思，我的车坏了，请问一下，这附近哪里有摩托车行？”

对于这个爱莫能助的问题，我先是愣了一会儿，在看见他们俩面面相觑之后才说：“这样啊，我不清楚哪里有摩托车行……这带都是大马路，你们可能要往巷子里走。”

老天，真是没建设性的回答！

“喔，那没关系。”男孩对于得继续推车的宿命似乎显得有些懊恼。

“谢谢。”女孩看了我一眼，有些羞涩地说。

让一句非常没有建设性的话脱口而出，又一点忙也帮不上的我，只能羞愧地和那个扶着车座跟在男生后面走的女孩点了点头！

一辆在大冷天却怎样也不肯合作的抛锚车惹得两人脸颊上都映着红晕……看着他们往巷里去的背影，想起那年“很糗”的王靖容和“想找铲子挖洞”的我……

今天是农历上所谓的小寒。果然，昨天气象局才发布低温特报，原本属于正常冬季的气温着实急剧下降，让台北人领教了这据

说只有九度的寒流威力，加上湿绵绵的水气，恐怕连阳明山上也要降下瑞雪！

昨天，还在念研究所的桢才在电话里跟我提到念书这几年生活作息严重颠倒……嘿……寒流来袭耶！“作息颠倒”这四个斗大的字真羡慕死我这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如果不是曾经在阳明山那种凄风苦雨的地方待上四年，让我自虐式地爱上叫人头皮发麻的冷空气……嗜睡如命的我一定凄凄惨惨戚戚……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爱上咖啡的。以前在学校，觉得“阳明山”、“中文系”、“咖啡”、“强说愁”这几个元素理当很“妈己”地凑在一块儿；出了社会，觉得“都市”、“杂志社”、“咖啡”、“强振作”好像更具宿命地该兜在一起！于是，左手拎着星巴克这滥情的纸袋边等着过马路，成了我每早哀怨的写照……

好久没有这样观看街上人们拉紧衣领、缩着脖子、手插口袋、紧抿着嘴快步走向办公大楼的模样了，不知是不是每个人正竭尽所能地集中脑力抵御入侵脑细胞的冷空气，以致忘了努力佯装出“很台北”的淡漠？否则我怎么觉得寒流天的人们看起来人性许多。

“喂！沛君，是我，昨……”

“你好，我现在外出，有事请留言。”又是这种欺骗感情的冒牌货，无奈之外，还得听完那头娓娓道来只为等待“嘟”的一声。

“沛君，是我……女性杂志总编辑，咳……有件十万火急外加震惊世人的事，请快和我联络。”

总编辑？！那个政客的名言不就是“有梦最美，希望相随”吗？一个小编对着无人应答的留言信箱嗫嚅着梦想该不为过吧！

“老师走了？！”到公司没多久，三年不见的施豪打电话跟我说



这消息，我先是愣了一会儿，然后继续着手边的工作，直到修改完主编不太急着要访问稿，才打电话通知沛君……乍闻老师去世的我并不特别感伤，只是心头微震了一下！

在沛君的手机里说完一串话后，我仍然透过办公室的大扇落地窗，看着维持了好一阵子的蓝灰色天空，仿佛，可以听见那永无止境的雨声，感受着刺骨的冷……

沛君和我有长达十五六年的交情，从小与老师之间的互动可以用“生疏”形容，和那一群童子军、亲卫队更是老死不相往来……只是那年同学会之后，基于某种“至今尚未被证实”的原因，我们总在每年的教师节前后相约去探望她老人家，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地陪老师说现在如何如何，或听她兴冲冲地念叨着重复又重复的从前。

大四那年，我们几人依旧拎着水果去探望她，那时老师的身体看来还算硬朗。毕业之后，王靖容继续念硕士，施豪当兵，沛君、蒋风倪和我踏入社会。离开校园似乎也不再记得有教师节的沛君和我，理所当然地没再想起老师……

这间咖啡厅位于我和沛君公司的中间，也是我们约会见面聊聊近况的老地方，通常，只要事先打电话和老板娘说一声，便可以顺利坐到彩绘墙边的沙发座，靠近走道的一边，还有像《一帘幽梦》里的剔透珠帘，象征性地隔离着不属于我们的纷扰。

沛君推门进来，我向她招手并停止玩弄手中的碎纸。两杯咖啡端上来，我们开始说起这件事。

“怎么这么突然？之前不是听说身体不错吗？怎么回事！”沛君又开始了她那企业界新秀的咄咄逼人。

“我也是早上听施豪说了才知道的，好像是气温骤降，心脏受不了。”我耸耸肩说。

“看吧！早知道会有事，辛辛苦苦供几个孩子出国念博士，美国、新西兰、上海都有人住，就是没人回台湾……年纪一大把还落到自己照顾自己！”沛君不停地不停地说着，然后想起什么似的……她原本微愠的表情渗进几丝若有所失……

“他……还去看了老师呀，否则怎么知道的？还是……有人通知他？”果然！沛君还忘不掉他，从国小五年级开始，施豪一直是她的如来佛。

蒋风倪，是她通知施豪的呀，要不然还有谁？我缓都没缓地直截了当说了！沛君随即低下头，不发一语地蹙眉注视着杯里因灯光照射而熠熠闪亮的水纹。

“嘿，你不要哭喔，虽然我们跟老板很熟，你这女强人形象不适合现在掉眼泪哟！”我说。沛君稍抬头用充血的眼睛瞪我。

“那都几百年前的事了，现在的你很好呀，前途看好，还有一个默默照顾你的陈先生……”我故作轻松地说着。

其实，哪有这么简单？喜欢一个人要花好大好大的力气去守候；被喜欢的人伤害，要用很多很多时间才能遗忘……沛君爱施豪；施豪伤了她，讽刺的是，施豪让沛君以为我们小时候眼里的亲卫队队长——蒋风倪，是她努力捍卫的感情的刽子手！

蒋风倪从前没来得及成为沛君眼里可敬的对手，倒成了可鄙的爱情盗贼！

“难道，你不恨她吗？”火焰在她的眼里跳跃、烧着！

“当然啊，曾经非常讨厌到‘一听到名字就想吐’的地步，别



忘了，她曾经是我们的头号公敌呀！哈……”我夸张地摆出一副急欲惩奸除恶的搞笑模样。“不过，那是以前，现在我们跟她完全没有交往呀，管她多做作、多假仙甚至多美……都跟我们无关不是吗？”我说。

沛君瞄了我一眼，不甘示弱地反驳：“蒋风倪哪很美？街上比她漂亮的人多得是，她顶多只是徒有外表的蛇蝎罢了！”

“是呀，她是蛇蝎美人，我们看到的是蛇蝎，男人看到的是美人喔。”唉，不知死活的我还往沛君的眼里泼油！

“肤浅！无聊！”她生气地说。好像连我也骂进去！

沛君对蒋风倪，不屑得很，虽然我对她也没啥好感，可她真长得漂亮呀……像我们小时候电视上那些“玉女掌门人”：五官端正、面容姣好，清纯、楚楚可怜、做作、蓄有大部分男人喜欢的直长发……男人不一定会爱上她，却都说她美，就是这样！然而沛君就是不认同这些……

我低下头喝着我最爱的热摩卡，服务生在沛君怒火中烧之际为我们加了柠檬水。

“喂，下礼拜公祭时，你会去吧？”我问，她只是面无表情地耸耸肩。

“唉，你和他还有聊了什么？”沛君果然很关心施豪。

“你说施豪？没有，接到他的电话时，我正在公司忙着，简单说说就挂了，他只说下礼拜六公祭。”

“那……他和她一定还有联络吧，或许像以前那样好！”沛君没变，一点也没变，平时心高气傲的她一说到施豪就像灵魂被掏空般，可见，那位陈先生尚未夺得卫冕者的宝座！可怜的沛君，可怜

的陈先生……于是我故作不耐烦地说，有联络是正常的呀，以前他们不常混在一起吗？大家都是老同学耶！不要那样大惊小怪！

“以前”，是从‘施豪和沛君分手’开始算的，那之后，我和沛君渐渐疏远施豪，除了一年一次一同去看老师之外，施豪和我们淡得没交往，如果感伤点，可以说，施豪是我们心头的痛！

当然，每次我们聚会，蒋风倪一定是和那两个男生一块儿的！

“‘以前’、‘老同学’，你为什么要替她说话？那些不都是她抢来的吗？”沛君的声量果然多了几分贝。

我在战火还没将咖啡厅炸掉前，诉之以情地说，你要勇敢认清事实呀，幸福是自己找的，不要为了施豪误了自己的幸福……

“我努力过，但是我做不到……你为什么能这样潇洒地原谅蒋风倪？如果没有她，你早就和王靖容幸福地在一起了吧！”沛君顿时从发怒的母狮转为饱受委屈的小猫。

我很纳闷沛君何以一直认为我和王靖容该有什么？没错，我一直很喜欢他，或许，比“喜欢”还多一些，直到我有了男朋友……不对，应该说，我们各自都有心爱的男女朋友了呀……总之，每次说到施豪，就会扯到蒋风倪，最后沛君会在我和王靖容身上下个让我不置可否的结论。

“如果……”是不成立的，上帝关上了那扇“如果”，定会开启另一个“可能”。

“你和王靖容还联络吗？”沛君问。

“没有啊，毕业后就没联络了，顶多寄寄e-mail！大家各忙各的，就我所知，他在赶论文。”

“他会出国念博士？”



“嗯！好像吧，可能会先结婚再出去……他结婚也好。”我说。

“真受不了你，喔，难怪你没那样讨厌蒋风倪，她从我手中抢走施豪，却怎样都得不到王靖容的青睐，推开他的，是你自以为是的矜持喔！”沛君又挑了挑那双剑眉！

“沛君！你好像得回去开会了？”我看了一下表。提醒好像永远有开不完的会的女强人。

“真烦！唉，外面好冷！好羡慕你还能窝在这里，哪天我才能像你这样悠闲？！”

咀——爱抱怨的女强人。

“哪天，我才能有你一半的薪水？！”端起因争辩而冷掉的咖啡的我，对着眼前企业新秀一脸哀怨地说。

沛君又白了我一眼。

“喂，公祭我会去的啦。”她起身以手撩开珠帘时，好不容易给了我回归正题的答复。

嗯。我微笑着。

02

还是小学生的我们，便以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闻名全班，不知怎地，这段友情还能在长大的路上坚而不破地成为彼此生命中第一号“死党”，连老师也啧啧称奇！小学的最末两年，班上有才华、聪明慧黠的人比比皆是。强势的沛君，无形中成了当时平凡柔弱的我的靠山，好像，我可借由她发射出的强大火力得到一些能量。

沛君的死对头——蒋风倪。小时候，沛君老是觉得她很假，对于她能轻易博得男生的青睐和老师的疼爱总摆出“想吐”的表情；长大后，更和她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我则因为曾和蒋风倪坐在一起，一天到晚听她说自己的家庭多美满、母亲美得像小龙女、家中的装潢又是多么金壁辉煌之类令人有点心生反感的话，也渐渐觉得她真是做作得可以。

在我们卧虎藏龙的那班，老师看重许多“好学生”，其中蒋风倪、王靖容、施豪都是手中爱将。

在老师心中，蒋风倪是乖巧贴心的女孩，即使在许多同学眼里她只是“会做人”的工夫了得，但是这些年来，当我们一同去拜访老师时，看见她熟练地在厨房沏茶，削水果……只差没在我们面前表演厨艺，我也不得不暗自赞叹她那种直逼为人子女的“孝心”；施豪的玩世不恭和靖容几近冷酷的沉闷一直是老师口中的活泼开朗和谨慎沉稳；沛君呢？或是那疾恶如仇的个性和不服输的暴脾气才使自己成为功课好、能力强、却落入冷宫的学生，应该说，她是冷宫里硕果仅存的好学生！也是这样，我这当年功课烂、没特殊才艺、表现平庸的学生才有机会和沛君成为好朋友，不过因为我们个性相差甚远，导致同班两年来累积了无数次的大吵小吵……

我，是在办了个超成功的同学会后仿佛立了什么功似的，才让老师记紧我的名字，可是，之后别人办的小型聚会，老师都会对着我蹙眉道：“你怎么没多找几人……”

老师去世了……我还是一如往常地工作，就算和沛君在咖啡厅谈到老师，我连鼻头都不曾发酸一下，更别会有什么排山倒海的难过情绪……顶多，像现在这样，躺在床上许久久不成眠……



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失眠到深夜两点，是会出人命的，无奈小学时的零碎记忆不断窜出，明明疲倦极了，那早该发黄了的影像却像百花齐放地在午夜争妍盛开。

不知有多少同学得知这个消息？参加公祭的同学若不多，老师一定又不满于人数太少！到时又说：你怎么才找这些人！对不对，这次她老人家再也不会开口说了啊……

我的身体催促着快躺平；心灵却急着找寻记忆好啃食，索性下床开始翻阅差点没长虫的毕业纪念册。

那是段人生中绝无仅有的纯真年代，女孩们流行着寻找白马王子的游戏（至于男生……无疑地是从那时就是让人搞不懂的同种生物！），或许，因为正值青春期吧，班上男女生的交情仅只于“公事”，稍微往来热络了点，便惹来一阵叫嚣……

据我所知，班上最有人气的男生，就属沛君和我分别喜欢的施豪和王靖容，为了掩人耳目，在班上，沛君和我说好不用正眼瞧他们，以免暴露了爱慕之情……直到毕业。

六年级时，王靖容代表我们班竞选全校模范生，如果当选，还要参选全市的……这个头衔超酷，叫作“自治市市长选举”；能言善道兼兄弟的施豪，理所当然地成为助选员；沛君和蒋风倪都是竞选智囊团成员之一

“我今天吃完晚餐去找你。”某一天下课，沛君跑到我座位旁跟我这样说。

“好啊，你们今天不用留下来讨论喔？”

“不用讨论，你帮我一起做传单吧，‘市长夫人’！”沛君用双手围成椭圆，紧靠我的耳朵小声说。

“神经病！”害羞的我回她一句之后，我们的笑声和进了六年真班的嘈杂里。

晚饭后，沛君拎着蜡笔盒、彩色笔来找我，原来她负责的是文宣工作，拉票的一种。我们在一番讨论后，决定先在一张画纸上设计好几款不同图案的小宣传单（像三乘五照片的大小）然后拿去复印，再慢慢裁开……在向大人确定发宣传单并不是贿选后，我们开始进行。沛君的美术很好，她可以轻易地画出KITTY猫、顽皮豹、唐老鸭等可爱的卡通明星，而我，想了好久后才照着一个史奴比的图案笨拙地描了起来。那天，我们设计了六个不同图案的宣传单（沛君画了五个）印了一百张，还好老板借了一个叫裁刀的东西给我们，否则，我们得弄到更晚……

隔天放学，我的书包里还躺着早上带去学校的一叠宣传单，原封不动的。

一大早，老师宣布“要选班上模范生”的消息，在一场喧闹的提名、投票后，沛君以几票险胜蒋风倪和施豪，老师竟以沛君已是班长为由，让蒋风倪担任模范生，这件事让沛君气得下课后直奔厕所哭了起来，她说，老师这样做，让她在施豪面前很没面子……一整天，沛君的表情像极了随时会爆发的活火山，我完全不敢提到昨天说好要一起发传单的事……

没几天，校方便禁止发送“候选人传单”，据说是防止制造垃圾。我和沛君觉得这样也好，免得别的候选人也仿效。那种只有“我们”才有宣传单的感觉比较独特！为了不浪费那些传单和苦心，我们沿着附近的住家，一户户地投递。虽然两人的手快断了，仍然觉得这件事非常新鲜，沛君还比我雀跃，或许，她将那种“替最好